

宋

書

二十

宋書四十四

臣 沈 約 新撰

謝晦

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也祖朗東陽太守父
重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兄絢高祖鎮軍長史
丞卒晦初爲孟昶建威府中兵參軍昶死高祖
問劉穆之孟昶參佐誰堪入我府穆之舉晦即
命爲太尉參軍高祖嘗訊囚其旦刑獄參軍有
疾札晦代之於車中一鑑訊牒催促便下相府

多事獄繫殷積晦隨問酬辯曾無違謬高祖奇
之即日署刑獄賊曹轉豫州治中從事義熙八
年土斷僑流郡縣使晦分判揚豫民戶以平允
見稱入爲太尉主簿從征司馬休之時徐逵之
戰敗見殺高祖怒將自被甲登岸諸將諫不從
怒愈甚晦前抱持高祖高祖曰我斬卿晦曰天
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晦死何有會胡蕃已得登
岸賊還走乃止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鬚
髮如黧漆涉獵文義朗贍多通高祖深加愛賞

羣僚莫及從征關洛內外要任悉委之劉穆之
遣使陳事晦徃徃措異同穆之怒曰公復有還
時不高祖欲以爲從事中郎以訪穆之堅執不
與終穆之世不遷穆之喪問至高祖哭之甚慟
晦時正直喜甚自入閣內參審穆之死問其日
教出轉晦從事中郎宋臺初建爲右衛將軍尋
加侍中高祖受命於石頭登壇備法駕入宮晦
領游軍爲警備遷中領軍侍中如故以佐命功
封武昌縣公食邑二千戶二年坐行璽封鎮西

司馬南郡太守王華大封而誤封北海太守球
版免晦侍中尋轉領軍將軍散騎常侍依晉中
軍羊祜故事入直殿省總統宿衛三月高祖不
豫給班劔二十人與徐羨之傅亮檀道濟並侍
醫藥少帝即位加領中書令與羨之亮共輔朝
政少帝既廢司空徐羨之錄詔命以晦行都督
荆湘雖益寧南北秦七州諸軍事撫軍將軍領
諸南蠻校尉荊州刺史欲令居外爲援慮太祖至
或別用人故遽有此授精兵舊將悉以配之器

仗軍資甚盛太祖即位加使持節依本位除授
晦慮不得去甚憂惶及發新亭顧望石頭城喜
曰今得脫矣尋進號衛將軍加散騎常侍進封
建平郡公食邑四千戶固讓進封又給鼓吹一
部初爲荊州甚有自矜之色將之鎮詣從叔光
祿大夫澹別澹問晦年晦答曰三十三澹笑曰
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爲
老矣晦有愧色至江陵深結侍中王華翼以免
禍二女當配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元嘉

二年遣妻曹及長子世休送女還京邑先是景
平中索虜爲寇覆沒河南至是上欲誅羨之等
并討晦聲言北伐又言拜景陵治裝舟艦傳
亮與晦書曰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
懼者多又言朝士多諫北征上當遣外監萬幼
宗往相諮訪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三年
正月晦弟黃門侍郎矚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
呼諮議參軍何承天示以亮書曰計幼宗一二
日必至傳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

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上理晦尚謂
虛妄使承天豫立答詔啓草伐虜宜須明季江
夏內史程道惠得尋陽人書言朝廷將有大處
分其事已審使其輔國府中兵參軍樂罔封以
示晦晦又謂承天曰幼宗尚未至若復二三日
無消息便是不復來邪承天答曰詔使本無來
理如程所說其事已判豈容復疑晦欲焚南蠻
兵籍率見力決戰士人多勸發兵乃立幡戒嚴
謂司馬庾登之曰今當自下欲屈卿以三千人

守城備禦劉粹登之曰下官親老在都又素無
旅情計二三不敢受此旨晦仍問諸佐戰士三
千足守城不南蠻司馬周超對曰非徒守城而
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勲登之乃曰超必能辦下
官請解司馬南郡以授即於坐命超爲司馬建
威將軍南義陽太守轉登之爲長史南郡如故
太祖誅羨之等及晦子新除祕書郎世休收矚
矚子世平兄子著作佐郎紹等樂罔又遣使告
晦徐傅二公及矚等竝已誅晦先舉羨之亮哀

次發子弟山間旣而自出射堂配衣軍旅數從
高祖征討備覩經略至是指麾處分莫不曲盡
其宜二三日中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
曰臣階緣幸會蒙武皇帝殊常之眷外聞政事
內謀帷幄經綸夷險毗贊王業預佐命之勲膺
河山之賞及先帝不豫導揚末命臣與故司徒
臣羨之左光祿大夫臣亮征北將軍臣道濟等竝
升御牀跪受遺詔載貽話言託以後事臣雖凡
淺感恩自厲送往事居誠貫幽顯逮營陽失

德自絕宗廟朝野岌岌憂及禍難忠謀協契
徇國忘已援登聖朝惟新皇祚陛下馳傳乘流
曾不惟疑臨朝躬懃增崇封爵此則臣等赤
心已亮於天鑒遠近萬邦咸達於聖旨若臣等
志欲專權不顧國典便當協翼幼主孤背天日
豈復虛館七旬仰望鸞旗者哉故廬陵王於營
陽之世屢被猜嫌積怨犯上自貽非命天祚明
德屬當昌運不有所廢將何以興成人之美春
秋之高義立帝清館臣節之所司耿弁不以賊遺

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況釁結閭牆禍成
畏逼天下耳目豈伊可誣臣忝居蕃任乃誠匪
懈爲政小大必先啓聞糾剔羣三蠹清夷境內分
留弟姪竝侍殿省陛下聿遵先志申以婚姻童
稚之目猥荷齒召薦女遷子合門相送事君之
道義盡於斯臣羨之總錄百揆翼亮三世年耆
乞退屢抗表疏優旨綢繆未垂順許臣亮管司
喉舌恪虔夙夜恭謹一心守死善道此皆皇宋
之宗臣社稷之鎮衛而護人傾覆妄生國釁天

威震怒加以極刑并及臣門同被孥戮雖未知
臣道濟問推理即事不容獨存先帝顧託元臣
翼命之佐勦於佞邪之手忠貞匪躬之輔不免
夷滅之誅陛下春秋方富始覽萬機民之情僞
未能鑒悉王弘兄弟輕躁昧進王華猜忌忍害
規筭威權先除執政以逞其欲天下之人知與不
知孰不爲之痛心憤怨者哉臣等見任先帝垂
二十載小心謹慎無纖介之愆伏事甫尔而嬰
若斯之罪若非先帝謬於知人則爲陛下未察

愚款臣去歲末使反得朝士及殿省諸將書竝言嫌
隙已成必有今日之事臣推誠仰期罔有二心不
圖姦回潛遣理順難恃忠賢隕朝愚臣見襲到
彥之蕭欣等在近路昔白公稱亂諸梁嬰胄惡
人在朝趙鞅入伐臣義均休戚任居分陝豈可顛
而不扶以負先帝遺旨輒率將士繕治舟甲須
其自送投袂撲討若天祚大宋卜世靈長義師
克振中流清蕩便當浮舟東下戮此三豎申理
冤恥謝罪闕庭雖伏鎖赴鑊無恨於心伏願陛

下遠尋永初託付之旨近存元嘉奉戴之誠則
微臣丹款猶有可察臨表哽慨言不自盡太祖
時已戒嚴諸軍相次進路尚書符荊州曰禍福
無門逆順有數天道微於影響人事鑒於前圖
未有蹈義而福不延從惡而禍不至也故智計
之士審敗以立功守正之臣臨難以全節徐羨之
傅亮謝晦安忍鳩殺獲罪於天名教所極政刑
所取已遠暴四海宣於聖詔羨之父子亮及晦
息電斷之初竝即大憲復王室之讎據義夫之

憤國典澄明人神感悅三姓同罪旣擒其二晦
之室屬縲仆獄戶苟幽明所怨孤根易拔以順
討逆雖厚必崩然歸死難圖獸困則噬是以
爰整其旅用爲過防京師之衆天下雲集士練
兵精大號響震使持節中領軍佷山縣開國侯
到彥之率羽林選士果勁二萬雲旂首路組甲
曜川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兖之江北淮
南青州徐州之淮陽下邳琅邪東莞七郡諸軍
事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永修縣開國公檀道

濟統勁銳武卒三萬戈船蔽江星言繼發千帆
俱舉萬棹遄征散騎常侍驍騎將軍段宏鐵
馬二千風驅電擊步自竟陵直至鄢郢又命征
虜將軍雍州刺史劉粹控河陰之師衝其巢窟
湘州刺史張劭提湘川之衆直據要害巴蜀杜
荆門之險秦梁絕丹圻之逕雲網四合走伏路
盡然後鑾輿効駕六軍鵬翔警蹕前臨五牛整
旆雖以英布之氣彭寵之資登陣無名授兵誰
御加以西土之人咸沐皇澤東吳將士懷本首丘